





學部通辨後編卷中

此卷所載明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棄事屏息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吳顯仲問云某何故多昏陸子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自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眩了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陸子問李伯敏云近日常行覺精健否曾中覺快活否伯敏荅云近日別事不官只理會我亦有適



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  
屋漏亦如此造次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  
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  
葉不求實處

並象山語錄

所謂只自完養不逐物謂別事不管只理會我卽  
管歸無事安坐閉目養神一路陳白沙謂致養其  
在我者而勿以聞見參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  
圓不測之神卽同此工夫頭腦

陸子曰心不可泊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

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卽時便出便好若一  
向去便壞了

旣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  
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須要去逐外着一  
事卽一說方有精神

人心只愛去泊着事教他棄事時如鶻孫失了樹更  
無住處 古人精神不閒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  
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畱一些方得

並象

山語錄



此皆陸學養神要訣此卽佛氏以事爲障之旨  
慈湖遺書云近世學者沈溺乎義理之意說習中  
常存一理不能忘捨捨是則豁然無所憑依故必  
置理字於其中不知聖人胸中初無如許意度愚  
按象山猶是說事障慈湖則說理障矣然理不能  
外事事不能外理二者病則一般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  
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有一些子意便沉重

了

如何容人力做樂循理謂之君子

學者不可用心太緊深山有寶無心於寶者得之

仲弓爲人冲靜寡思日用之間自然合道

資稟好底人濶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閒引惹都不起  
不動自然與道相近

今人只是去些子凡情不得相識還如不相識云云  
如此始是道人心

黃百七哥今甚平夷閒雅無營求無造作甚好



學者要知所好。此道甚淡。人多不知好之。只愛事骨董。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味長。有滋味。便是欲人不愛。淡却只愛熱鬧。人須要用不肯。不用人須要爲不肯不爲。

此道非爭競務進者能知。惟靜退者可入。

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人能退步自省。自然與道相入。並象山語錄

按此數條。只是要得閒曠虛靜恬淡。退寂意念皆忘。絲毫無累。任其自然自在。以爲完養精神之地。朱子嘗謂看子靜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嗚呼信矣。

朱子荅石子重書云。許順之畱書見做。甚至但終有桑門伊蒲塞氣味。云不如棲心淡泊於世。少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似此說話。皆是大病。今按象山氣味。全與許順之



後編卷中  
同朱子嘗謂冷淡生活卽此可見象山所引經言  
正是取資神養真也

莊子刻意篇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  
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達生篇云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  
道篇云水靜則明燭鬚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夫虛靜恬  
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堯之爲

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  
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  
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  
大名顯而天下一也愚按今人只疑陸學根本於  
禪不知禪陸之學皆根本莊子觀此明矣

釋氏息心銘云無多慮無多智安心偈云人法雙  
靜善惡兩忘自心真實菩提道場臥輪禪師云臥  
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某禪師云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



汝真性又曰無心卽是道莫學佛法但是休心達磨謂二祖曰汝但外息諸緣可以入道按諸說具見傳燈朱子謂但讀近歲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所在此類可見

羅豫章先生詩云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迷佛學惑他咬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今按象山每謂心不可泊一事謂都不起不動無營求造作引惹謂須一切蕩滌剝落淨盡豈非所謂死灰槁木而置心官於不思乎至門人楊慈湖則又明

言曰道非心思所可知非言語所可及可覺不可求又曰默而識之覺也不可思也不可言也嗚呼其視聖賢思睿思誠九思慎思學而不思則罔思之弗得弗措之教悖戾甚矣

陸子曰某觀人不在言行上不在功過上直截雕出心肝

又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如濟道是爲善所害

語錄

按象山此論不啻言行功過不分善惡而專說心



後編卷中  
尤悖道入禪之甚象山於詹阜民下樓之覺徐仲  
誠鏡象之見皆是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觀心也  
卽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餘智也  
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謂心不可一有所思不拘  
善惡皆勞費精神也卽慧能不思善不思惡安心  
偈欲善惡兩忘之故轍也象山嘗謂心不可泊一  
事等語皆卽此意也

又按善能害心之說亦卽佛氏以理爲障之意

陸子曰學有本末顏子聞夫子三轉語其綱旣明然

後請問其目夫子對以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  
子於此洞然無疑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本末  
之序蓋如此今世論學者本末先後一時顛倒錯亂  
曾不知詳細處未可遽責於人如非禮勿視聽言動  
顏子已知道夫子乃語之以此今先以此責人正是

躡等

象山語錄

按四勿之訓卽克己切要工夫原非兩截事學者  
修身入道莫急於此象山何得分本末先後謂未  
可先以此責人顏子已知道乃語此耶蓋其禪見



不在言行功過而直截說心以克己爲明心根本之功而四勿爲粗迹事爲之末妄生分別亂道誤人也象山專欲學者明心而視聽言動非禮不恤正佛氏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朱子嘗謂良心日用分爲兩截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大爲吾道之害又謂今人論道只說心不說身外面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正指此也

愚謂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讀書求義爲末猶可只說一箇心而以視聽言動亦爲末甚矣近世只

知陸學不讀書之爲不可而不知其不泊事不管言行功過不分善惡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之尤大不可也近世只疑象山偏於尊德性而流於禪而不知其分明葱嶺帶來達磨慧能正法眼藏也嗚呼陸學至此少明矣

陸子曰不專論事論末專就心上說

象山語錄

象山一生論學總腦在此愚攷孔門論學罕言心專說實事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未聞不論事論末而專就心上說也



後編卷中  
至孟子七篇說心始詳然究其旨皆是以良心對  
利欲而言若象山之言心乃對事而言一主於寡  
欲存心一主於棄事澄心二者言似而指殊正儒  
釋毫釐千里之判

愚嘗究陸學自謂先立其大甚矣欺人夫孟子之  
先立其大也道心爲主而不使欲得以害心陸氏  
則養神爲主而惟恐事之害心惟恐善之害心天  
淵之別若何而同也孟子之先立其大也曰心之  
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陸學則曰不可

思也心不可泊一事也水炭之反若何而同也象  
山假此語以飾已欺人而近世未有能破其說者  
故建不得不爲痛辨終編尤詳

陸子曰如今讀書且平平讀未曉處且放過不必太  
滯

讀書不必窮索

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  
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  
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



天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  
立不得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象

山語錄

陸子與胥必先書云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

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為重輕象山文集

事實二字已見前謂事實不可須臾離切身須要

急思量專務完養精神也讀書不必窮索不必太

滯惟恐逐外損傷精神也未曉莫妨權放過文義

曉不曉不足為重輕言讀書之無益也言語壞天

常讀書假寇資盜言讀書之反害也嗚呼象山之

旨明矣

陸子曰尋常懈怠起時或讀書或誦詩歌或理會一

事或整肅几案筆硯借此以助精彩然此是憑物須

要識破因問去懈怠曰要須知道不可須臾離乃可

象山語錄

陸子與邵中孚書云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以下等

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



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

精神

象山文集

近世只知象山嘗言讀書而不知其讀書之故在於借助精彩也浸灌培植也皆爲完養精神計也正許順之謂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只此一路也抑象山於此尤含蓄焉夫以讀書等爲憑物須識破則書可不必讀矣以孟子論性猶爲惑亂精神則他書無復可讀者矣象山之意只在讀書而遮前掩後巧爲辭說也不若慈湖白

沙雖禪然質直無隱

陳白沙荅趙提學書云吾始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又與賀黃門書云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未可便靠書冊也愚按不靠書冊惟在靜坐陸學



養神要訣只此八字呈露端倪二語卽說鏡象之見白沙可謂無隱乎爾矣

白沙詩云耳目無交不展書此身如在太清居此語形容禪會亦切崇正辨記釋神悟謂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今按象山白沙所見不出神悟範圍

陸子曰某自來非由乎學自然與一種人氣相忤纔見一造作營求底人便不喜有一種冲然淡然底人便使人喜以至一樣衰底人心亦喜之

今人略有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並象山語錄

象山嘗謂六經皆我註脚此又明謂不由乎學謂不識一箇字亦堂堂做人其禪尤爲明白

象山皇極講義云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會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象山素論每如此嗚呼孔孟曾有識字之教耶惟禪佛乃不假言語文字可以識心見性矣朱子嘗謂禪家悟後光明自發雖不識字底人便作得偈誦陳白沙引吳草廬謂提耳而



學記通辨 卷中 十三  
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正與象山  
符節契合

陳白沙詩云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吾能握其  
機何用窺陳編又曰吾心內自得糟粕安用那愚  
按糟粕之說出自老莊王弼何晏之徒祖尚虛無  
乃以六經爲聖人糟粕遂致壞亂天下白沙柰何  
以爲美談至教與象山註脚之說相倡和哉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陸子曰六經著我我著六經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

象山  
語錄

按象山精神心術氣象言語無一不禪味此言其  
矜悻自高氣象婉然在目自古聖賢曷嘗如此此  
正佛氏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也近世學者狂誕大  
言其弊皆象山始傳燈錄智通禪師偈云舉手攀  
南斗迴身倚北辰出頭天外見誰是我般人又釋  
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註脚嗚呼來歷明矣

陸子與姪孫濬書云學者之不能知至久矣非其志  
識度越千餘年名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孟大學



中庸之篇正爲陸沉真柳子厚所謂獨遺好事者藻繪以矜世取譽而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之心將誰使屬之耶

象山文集

象山只說一箇心而以經書爲註脚又爲陸沉甚矣

王陽明嘗撰尊經閣記謂聖人之述六經猶世之祖父遺子孫以名狀數目以記籍其家之產業庫藏而已惟心乃產業庫藏之實也世儒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牽制於文義是

猶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至爲窶人丐夫而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嗚呼陽明此言直視六經爲虛器贅物真得糟粕註脚之嫡傳矣陳白沙詩云六經盡在虛無裏萬理都歸感寂中又曰千古遺編都剩語晚生何敢復云云卽與象山陽明無異旨矣困知記曰自象山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將相坐禪入定矣一言而貽後學無窮之禍象山其罪首哉



愚接近世宗尚陸學者皆自幼從朱子之教讀聖賢之書理頗明矣然後厭淺近而好高奇厭繁難而趨簡徑其議道述言高談濶論雖曰宗陸而實朱子之教先有以啓佑培植之也使其自幼卽從象山之教而捐書絕學遺物棄事屏思黜慮閉眉合眼專一澄心不以言語文字爲意不恤視聽言動非禮不知成甚麼人君子試於此思之則陸學之是非不難見矣

朱子荅汪尚書書云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

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朱子

文集

學集通粹

後編卷中

十五



恍惚鏡象之見陸學以爲至道朱子乃以爲與天  
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未炭決此

傳燈錄南嶽懷讓禪師見一僧常日坐禪師曰大  
德坐禪圖什麼曰圖作佛師取一磚於石上磨僧  
曰作什麼師曰磨作鏡僧曰磨磚豈能成鏡師曰  
坐禪豈能成佛耶朱子語類云昔日了老專教人  
坐禪杲老不以爲然著正邪論排之愚按陸學欲  
靜坐養神以成聖卽與僧家坐禪成佛之說同一  
機軸也坐禪之說浮屠之有識者每非之陸氏之

說使遇懷讓其能免磨磚之誚耶朱子荅汪尚書  
卽磨磚之誚也

朱子荅林擇之書云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  
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  
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  
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  
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  
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  
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朱子文集



學部通辨 後編卷中 十一  
禪病只是遺棄事物脫略章句二端

朱子曰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

子靜雖占姦不說然說話間自有箇痕跡可見子靜只是人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又曰子靜雜禪又有術數或說或不說

並朱

子語類

朱子此等說話雕出象山心肝近世學者未及察佛書云初以欲鈎牽後引入佛智此禪家牢籠誘

致之術今按象山假借儒書鈎致後學正是用此術

朱子曰子靜說話嘗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何日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某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以都捉他那緊處不着

並朱子語



此皆禪陸遮掩深機非朱子未易看得他破  
或曰此編所採多象山語錄之言而鮮及其文集  
書疏何耶曰象山文集與人論辨書疏皆翻謄改  
換假借遮掩大言濶論一味喝罵世學之非求其  
指陳下手工夫則寥寥不及及閱語錄與門人口  
傳私授之言然後所謂養神一路工夫始見此正  
是象山禪機深處當時惟朱子識破他蓋文集者  
象山之鴛鴦譜而語錄則象山之金針也文集者

朱子所謂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而語錄則  
所謂與其徒却只說禪者也區區此編惟欲明其  
養神一路以著其爲禪之實所以詳於語錄而略  
於文集也近世不知此弊皆只據信其文集而不  
究觀其語錄如何不爲所謾邪

象山語錄記李伯敏呈所編語錄先生云編得也  
是但言語微有病不可以示人自存之可也愚按  
象山每答人書疏文字多卽傳播四出惟恐人不  
知伯敏所編語錄乃謂不可以示人此尤可以識



象山之意蓋語錄具載養神下手工夫禪病成在若以示人則人識破其禪矣以故不欲示人乃若荅人書疏則遮掩得密實難識得他破以故傳播不憚此正朱子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於此尤可驗愚爲此編不獨辨明象山學術并象山心術無所遁矣昔人謂論語鄉黨一篇畫出一箇聖人愚爲此編分明畫出一箇象山矣陳白沙亦云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朱子荅呂子約書云學者於道徒習聞於其外之文

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論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此等議論爲極至便是自家見得聖賢道理未曾分明被他嚇倒也

朱子文集

蘇子由古史嘗譏司馬遷疎略而輕信朱子深取之此書正說學者疎略輕信之弊類如此也蓋假聖言以文其私者固莫遁其欺誑之咎亦由遇之者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疎略輕信陷



於其術而不自知也王介甫之告君也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神宗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興利殃民之說行矣陸象山之講學也一則曰孔孟二則曰孔孟後學信其言而不考其實於是爲其所陷而明心見性之說行矣朱子所謂嚇倒一言深切時弊

朱子語類謂王安石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終於遺禍朱子答劉季章書謂臨川前後二

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近日霍渭厓所著象山學辨謂王安石以自信亂天下陸子靜以自信誤後世若二人者其名教萬世之罪人與斯言皆萬世公案

許行父謂陸子靜只要頓悟更無工夫朱子曰如此說不得不曾見他病處說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風便罵將去都不曾根究到見他不是須子細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窮理

朱子語類



接近世學者辨陸最難其以象山爲孔孟之學者固是疎略輕信被他嚇倒其以爲偏於尊德性亦尚被他遮掩送箇好題目與他以爲似禪流於禪者亦只是知其皮膚而已至此望風罵去則亦未知所以辨陸之要也何謂辨陸之要養神一路是已首卷所載養神所得之體段此卷所載養神下手之工夫下卷所載養神之患害皆辨陸之要也皆推原根究他不是處也自朱子沒後無人根究到此嘗謂象山在當時不合遇一朱子在後世不

合遇一陳某次第將禪部相將發盡了陸學自此難乎遮掩矣

近世學者動曰朱陸同異愚謂欲辨陸學未須與朱子較同異緊要直須與孔孟較同異與禪佛較同異若陸學果與孔孟同與禪佛異則其學是矣則其與朱子之同不待辨矣若陸學果與禪佛同與孔孟異則其學非矣則其與朱子之異不待辨矣若不辨陸學與禪佛同異而徒與朱子較同異已落在枝葉非根本之論矣多此一重辨矣故今



此編專以孔子孟禪佛爲證以此

或曰朱子辨陸學止說到陽儒陰佛改換遮淹處未嘗說及養神一路子於此編始究言之何也曰養神一路卽象山所遮掩而陰佛之實也當時象山止與門人私授口傳未嘗形於書疏文字是以朱子無從知之辨之也此編據語錄推究而後其禪實始白也苟徒曰陰佛曰遮掩而不說破養神一路未免無徵不信近世學者多疑朱子冤錄緣此而致強爲早晚之說以通之也昔達磨將滅謂

某人得吾皮某人得吾肉道育得吾骨慧可得吾髓愚謂如近世似禪流禪之議皆象山皮膚也朱子改換遮掩之說始得象山之骨也此編養神一路則象山之髓也是故論人必得其髓而後無遁情無遺蔀矣朱子嘗謂象山却成一部禪區區此編作方成象山一部禪矣

冤錄字疑陸字

學蔀通辨後編卷中終

學蔀通辨

後編卷中

三三



學部通辨後編卷下

此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弊其禪病尤昭然也

陸子與王順伯書云兄前與家兄大槩謂儒釋同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卽義利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臭方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從其教之所由起者觀之則儒釋之辨判然矣

象山文集



朱子曰向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朱子語類

接近世論儒佛多謂本同末異象山卽是此意也朱子文集所稱李伯諫亦云儒佛見處旣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佛教本死生此言卽與象山合轍本人事卽是主經世本死生卽是主出世也

接近世異學同主養神然老莊則欲主之以長生禪佛則欲主之以出世陸學則欲主之以經世本同而末異皆非天理之自然一出於私智之安排作弄真胡文定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衆生而已

陸子曰釋氏謂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與吾儒不同吾儒無不該備無不啻攝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公私義利於此而分矣

象山語錄

此語卽同前意此一物卽明心鏡象本來面目也



王陽明嘗云佛氏本來面目卽所謂良知格物致知之功卽佛氏之常惺惺體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耳卽此一種議論

按道一編指荅王順伯等語謂陸子亦嘗闢佛愚謂篁墩大被人謾矣朱子嘗謂張子韶改頭換面陰予而陽擠之將以自蓋其迹而幸人之不疑已困知記謂李翱於佛取其微旨而始闢其粗迹以無失爲聖人之徒又謂吾儒有陰實尊用其說而

陽闢之者蓋用禪家訶佛罵祖之機者也象山正是此弊嗚呼禪佛已近似惑人又加以改頭換面又加以訶佛罵祖安得不惑人愈甚而辨之愈難耶可畏也哉

問先生作書攻王順伯也不是言釋也不是言儒惟理是從否陸子曰然

象山語錄

朱子嘗謂依違兩間陰爲佛釋之地此正陸學心髓矣王陽明文錄或問釋與儒孰異乎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正同此一



種見

按象山謂釋氏了此一身皆無餘事而自謂無不該備無不啻攝爲公私義利之分愚謂釋氏聞此言恐未必服將反唇相稽曰吾佛之道先天地而爲萬物主吾性周法界吾光明寂照遍河沙吾之道殆無不該備無不啻攝也汝之道乃亦只有養神一路專教人棄事不泊事以求頓悟鏡象也專惜精力務精健求淨潔快活自私自利也汝之道殆只是了此一身皆無餘事也何得責人則明恕

已則昏也汝自葉之根無一而非勦吾之見襲吾之說竊吾之宗旨盜吾之緒餘以掩取虛名於天下何得訶佛罵祖陽離陰合以求附於孔孟不知孔孟之徒亦有具隻眼者固將視見汝之肺肝看破汝之骨髓豈爲汝所遮掩也天下之道二非儒則佛非佛則儒無依違中立之理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汝欲學佛則全是佛無陰予陽擠汝欲爲儒則全爲儒無陽儒陰佛始有安身立命處毋致人謂汝儒不儒佛不佛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



有足也毋致人謂汝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使陸子聞斯言也不知何辭以對

陸子曰今世儒者類指佛老爲異端孔子曰攻乎異端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指那箇爲異端蓋異字與同字爲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與堯舜不同此所以爲異端也因做學者攻異端曰天下之理將從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說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象山語錄

陸子答薛象先云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爲異端不知孔子時固無佛教其惡鄉愿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

象山文集

按象山前言猶依違兩間陽離陰合至此二條則明引孔子之言以回護佛老矣所云同師堯舜而所學異緒做學者攻異端而歸於繁難則攻詆朱子矣回護佛老不爲異端而詆朱子之教爲異端顛倒乖戾甚矣



陸子曰學者須當有所立免得臨時爲利害所動朱  
季繹云如敬肆義利之說乃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  
無者先生云不曾行得說這閑言長語則甚如此不  
已恐將來客勝主以辭爲勝朱云近日異端邪說害  
道使人不知本先生云如何朱云如禪家之學人皆  
以爲不可無者又以謂形而上者所以害道使人不  
知本先生云吾友直道甚底是本又害了吾友甚底  
來自不知已之害又烏知人之害包顯道嘗云人皆  
謂禪是人不可無者今吾友又云害道兩箇却好縛

做一束今之所謂害道者却是這閑言語

謂李伯敏云吾友分明是先曾知此理來後被異端  
壞了異端非佛老之謂異乎此理如季繹之徒便是

異端

象山語錄

此二條象山所論尤爲狠悖夫季繹以敬肆義利  
爲學者持已處事所不可無此乃聖賢教人第一  
義象山奈何指爲閑言長語異端害道也究季繹  
三轉語實切箴規殆有意爲象山忠臣者而不知  
象山喜諛惡直不喜人規嫉正黨邪全不睹是也



學部通辨 後編卷下 六  
謂禪學不害道而季繹之言爲害道謂異端非佛  
老而季繹爲異乎此理象山顛倒謬亂不堪點檢  
甚矣

按霍渭厓象山學辨有曰陸子之學似是而非其  
強辨浮辭足以亂正而惑俗又曰陸子於佛老陽  
叱其名而陰食其實又借孟子口涎之似以誇張  
之者也又曰陸子者矜悻自高喜人已諛不喜人  
已規長舌利口文飾格言以遂其自滿之陋者也  
老佛儒三者混而一之者也愚按此言自未嘗識

破象山者觀之未有不疑其冤者惟閱此編一遍  
然後知其句句切中象山骨髓矣

陸子贈僧允懷說云懷上人學佛者也尊其法教崇  
其門庭建藏之役精誠勤苦經營未幾駸駸向乎有  
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國之士大夫舉能如此則  
父兄君上可以不詔而仰成豈不美乎

象山文集

按姦僧誑誘愚俗罔奪民財以尊夷狄之法教崇  
無君無父淪滅三綱之門庭此明王之所禁而聖  
賢之所必斥也象山乃亟加褒譽美其經營嘉其



勤苦至欲使子弟士大夫舉效之顛倒錯亂尚孰有甚於此

陸子與顏子堅書云向在八石時常納區區之忠既而子堅遂變儒服端以爲迂拙之言必蒙見棄屬者屢蒙見過每於鄙言謂有所啓追念疇昔爲之慨然乃知高明終當遠到向來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之語更願加察道非口舌所能辨子細向脚跟下點檢豈能自謾

象山文集

按象山與詹子南書云顏子堅已去髮胡服蓋子

堅變儒服爲僧矣夫門人致變服爲僧象山乃不加斥責而曲爲諛辭以相容悅猶曰高明終當遠到猶曰道非口舌所能辨嗚呼髡首而胡服矣不知所到者尚何道耶淪胥爲夷不自覺也悲夫

朱子荅顏子堅書云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僕之愚於此未喻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爲貴而不專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于邪說詖



制同制音漸  
士或方士高制也  
利也又集韻音  
境鈿銜反義同

行之流矣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敘天秩之隆  
方將毀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為惘然豈亦  
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崇而使吾子至於此耶聞已  
得祠曹牒髡削有期急作此附遞奉報願吾子於此  
更入思慮更與子靜謀之

朱子文集

按顏子堅棄儒為僧象山未聞諫止朱子懇懇然  
欲救止之而不可得也因統宗會元之為崇遂至  
毀冠裂冕釋累出家以求之其喪心良可悲痛

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朱子曰公門都被陸子

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俛  
俛然如村愚拍盲無知之人撞墻撞壁無所知識使  
得這心飛揚跳擲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  
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何故下此一等只會失心  
別無合殺也傅子淵便是如此

子淵後以喪心死豈

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却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吁誤  
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

覺悟

朱子語類

按象山語錄云先生於門人最屬意者惟傅子淵



先生臨終前數日見子淵與周益公論道五書歎曰子淵擒龍打鳳底手段又或問今之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首鄧文範次之傅季魯黃元吉又次之又象山荅陳君舉書曰子淵人品甚高非餘子比也愚按子淵爲高第首稱而乃至於失心陸學可知矣

文公說江西學者自以爲得陸剛定之學高談大論略無忌憚忽一日自以爲悟道明日與人飲酒如法罵人某謂賈誼云秦二世今日卽位明日射人今江

西學者乃今日悟道而明日罵人不知所悟者果何道也

朱子語類

江西學者卽傅子淵按象山與包詳道書云朋友自仙里來者皆云蒙子淵啓發無不推服但頗有言其酒後言動殆不可考吾家長上亦罪其顛狂又有詩偈類釋子語不可以訓要之瑕瑜功罪各不相掩按此言則子淵果有酗酒顛狂之實而朱子斥之非過矣顏子堅髡勸效僧徒子淵詩偈類釋子其邪趨一矣嗚呼以狂邪失德之人而推爲



高第首稱焉。謂啓發無不推服焉。惟取其頓悟而一切言行功過不計焉。象山顛倒至此。柰何近世咸爲所蔽。無人識得他破也。惜哉。

文公說金溪宗旨是禪分曉。如禪家乾矢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稍忿慾紛起。恣意猖獗。

朱子語類

朱子答汪長孺書云。所喻殊不可曉。旣云識得八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

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之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

朱子答汪叔耕書云。所談儒佛同異。未得其要。至論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大不可曉。如此不已。將有狂易喪心之病。竊爲吾子



憂之

朱子文集

按陸學聽其言自謂聖學明心稽其弊乃至顛狂失心學者豈可爲所欺誤伊洛淵源錄胡文定公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天理滅矣按佛學失心之禍從來如此

朱子答胡季隨書云詹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如終日用親切之妙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朱子答高應朝書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卽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



學善通辨  
後編卷下  
話互相恐嚇而已

並朱子文集

高應朝象山門人荒忙以下數語切中陸學之病此顛狂之漸也荒忙躁率之甚則至於顛狂矣程氏遺書言至忙者無如禪客朱子語類謂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更不敢睡

朱子曰子靜是他會說得動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會使得人都恁地發顛發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他之說却是使人先見得這一箇物事下方下來做工夫却是上達而下學與

聖人下學上達都不相似然他才見了便發顛狂豈肯下來做又曰他只說恁地了便是聖賢然有這般

顛狂底聖賢

朱子語類

按陸學自謂聖學明心而其弊乃至於顛狂失心何邪朱子言之備矣蓋其始之求之也用心過當荒忙躁率欲速助長使得這心跳躑飛揚其終之得之也乍見一物光輝變現影象恍惚怪異奇特令人驚駭全身流汗其弊安得不至於顛狂而失

心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果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

子靜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處却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

並朱子語類

接近世多以朱子誤疑象山今觀所云顛倒錯亂

全不睹是考之象山言行鑿鑿可徵是非朱子誤疑象山乃後人爲象山所欺而誤疑朱子也

朱子曰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道害事不害事

朱子

語類

朱子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



近世儒者亦有近似之者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

朱子文集

不察氣稟偏雜而率意妄行所以至於顛倒錯亂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若識得一箇心  
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實見得恁地所  
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學者亦然實是  
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  
我獨尊

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

朱並

子語類

陸學胡叫胡喊胡撞亂撞安得不至顛倒錯亂

朱子曰近世有人為學專務說空說妙不肯就實却  
說是悟此是不知學學問無此法才說一悟字便不  
可窮詰不可研究不可與論是非一味說入虛談最  
為惑人然亦但能謾得無學底人若是有實學底人  
如何被他謾才說悟便不是學問奉勸諸公且子細  
讀書

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



學音通辨 後編卷下 十五  
下了只緣自失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  
可以誘人宜陷溺者多 並朱子語類

近世所以大被人謾者只緣蔽障爲害今此編三  
部既辨陸學自此謾人恐難矣

朱子曰陳君舉書謂某不合與陸子靜諸人辨以爲  
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  
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  
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  
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

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  
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鄉來  
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  
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  
幾人 並朱子語類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朱子曰鄉來與  
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聖賢憂世衛道之心一  
也

又按朱子答劉公度書云陳君舉得書殊不可曉



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雜欲包羅和會  
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衆說之是非得失  
自有合不得處也愚接近世一種議論多要包羅  
和會朱陸不令相傷其實都曉不得朱陸之是非  
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君舉永嘉陳止齋傳良也  
吳草廬澄爲元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  
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  
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趙東山贊陸  
子象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

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師山鄭氏曰

名玉欵人說見道一

編朱陸二先生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孟同

排釋老同以天理爲公同以人欲爲私大本達道  
無有不同者愚按此三言皆近世尊陸赤幟使三  
子早見愚此編當痛悔其大被人謾當痛悔其誑  
人誤人之罪不可勝贖矣

按鄭師山之言近世尤所怵惑而不能解不觀程  
子有云乎楊墨亦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又謂儒佛  
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近世學者奈何識不及



此朱子嘗謂秦漢以來傳記所載皆是說夢由今觀之近世論朱陸者真說夢也道一編夢魘顛倒尤深也爲前人所夢魘不悟而又以夢魘後人也奈何近日學者猶據信其夢魘顛倒之語以爲著龜也嗚呼悲夫此夢何時而覺

或曰象山門人如袁燮楊簡舒璘沈煥宋史皆稱其賢著於列傳然則陸學可盡非邪曰四子學雖偏而質則美者也質美者忠信篤厚天資近道也朱子嘗謂楊敬仲議論見識自是一般而爲人簡

淡誠慤自可愛敬

答潘子善書

又謂禪家行得好自是

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如前宋呂正獻陳

忠肅諸人雖皆溺禪而不害其爲賢故楊敬仲輩

雖禪而宋史稱之蓋瑕瑜不相掩也或曰袁楊舒

沈四子著於宋史而象山不推居高第傳子淵鄧

文範諸人象山亟稱而宋史不以入列傳何也曰

子淵諸人之禪高於袁楊舒沈袁楊舒沈之賢行

超於子淵諸人象山取其禪而宋史論其行以

所稱不同曰然則取舍之際宋史當爲



然也象山不取賢而取子淵輩之狂妄  
何足憑

學部通辨後編卷下

終



